



奧巴馬的“承諾”難以拯救美國中產階級

眾所周知，中產階級是現代社會對穩定訴求最高的階層，但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變成受害者和抗議者。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遭遇警察“清場”後不久，數千人聚集在華盛頓的國家廣場舉行名為“奪回國會大廈”的遊行和集會，抗議已進行了一周，目前仍在繼續。抗議者說，他們代表美國最富有的1%的財富佔有者以外99%的民眾，“99%的大眾再也不能容忍1%的富人的貪婪了！”

多年來，作為典型的中產階級國家，中產階級就是美國普通民眾的代名詞，一般認為，家庭年收入3萬到20萬美元都被視為美國中產階級的標準。“除了巴菲特和流浪

漢，恐怕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會自認為是中產階級。”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福斯特說。

無獨有偶，牛津字典日前公佈本年度最熱門的年度詞彙，也反映出美國面臨的社會危機，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及全球經濟不景氣的陰影下，受擠壓的中產階級(Squeezed Middle)成功擊敗其他字詞獲選。英美兩國評委一致認為，squeezed middle之所以中選，是因切實反映了當前嚴峻的經濟前景，以及人民普遍的感受。這也說明，經濟下滑對中產階級民眾的生活壓力不容忽視。

對此，奧巴馬日前坦言，美國各地爆發示威和其他形式政治運動，

顯示中產階級處境艱難。十年間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的人收入增加百分之兩百五十，年收入達到一百二十萬美元。但一般中產階級收入卻下降百分之六。他認為茶黨與佔領運動的起因都與這有關。

美國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均加劇，中產階級處境艱難，在加州和夏威夷等物價較高的地方，由於生活費用上漲，許多下層中產階級人士不得不搬離原來居住的中產階級社區，另擇廉價居所。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在《中產階級美國的終結》一文中指出，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級佔據社會重心位置，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

中產階級的上層和富豪階層。

據《福布斯》雜誌最新發佈的數據，美國依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富豪，今年共有413人列入福布斯榜，比去年多了10人。儘管美國經濟停滯不前，但前400名富豪卻越來越富，平均淨值為38億美元，比去年增長4億美元，400名富豪共有財富1.5萬億美元。有96人出自金融投資行業，城市富豪最多的是紐約市，有53人。

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坦言，“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會帶來事情的另一面：萎縮的就業機會。每當我們削弱平等的機會，這意味著我們沒有以最多產的方式使用一些我們最寶貴的資產——

我們的人。”

當前人們普遍擔心，失去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力，美國經濟復蘇將遙遙無期。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把希望寄託在中產出身的奧巴馬身上。

事實上，拯救中產階級也是在拯救奧巴馬自己。奧巴馬當政以來，全力拯救華爾街金融機構，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以及推動醫改，但效果不彰，美國的經濟形勢依然極其脆弱。在直接衝擊中產階級生活的失業、房屋遭法拍、貸款無門等問題上卻束手無策。

美國社會對生活水平下降的焦慮情緒上揚，特別是作為美國社會主流的中產階級更為關心的失業

問題，奧巴馬的表現更加不盡如人意，失業率高位徘徊在10%左右。這讓曾支持奧巴馬的中產階級對奧巴馬的執政能力越來越失望，奧巴馬的民調支持率創下新低。

雖然，奧巴馬擺出中產階級捍衛者的姿態，痛批美國嚴重貧富不均，稱現時是“中產階級存亡”的關鍵時刻，呼籲讓中產階級美國人得到公平的“機遇和財富分配”。但是，美國當前面臨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如果改革不觸及社會財富分配的機制，不改變華爾街權貴壟斷和掠奪國家經濟的本質，中產階級式微的命運難以通過經濟而改變。更何況，救濟僅僅是競選時的“承諾”。

世界霧都從西方搬到東方

【《環球時報》駐外記者聯合報導】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嚴峻內部挑戰，如何保持經濟飛速增長的同時不被嗆死。《華盛頓郵報》的這句話與中國北方近來出現在霧霾天氣一樣“嗆人”。7日，陣陣寒風將大霧吹散，但北京“新霧都”的稱號卻結實地落了下來。從工業革命至今，世界各國都出現過“霧都”。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倫敦、洛杉磯、意大利米蘭等地仍時常出現連續數日的大霧，甚至曾讓歌劇院裡的演出都沒法進行。德國環保政策研究中心專家雷德爾說，現在西方國家的城市甩掉“霧都”的帽子，不僅在於推行嚴格的空氣質量監測和環保法律，還在於每個市民的自我約束。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工廠從那時起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這也使世界“霧都”出現的軌跡從西方轉到東方。

的空氣質量有所提高。但由於使用火力發電和私人汽車的大量增長，北京仍是世界上有害氣體污染較為嚴重的城市。印度新德里電視台則將北京稱為“新霧都”。

《紐約時報》稱，許多中國人近來都開始實時追蹤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空氣質量數據。知名人士在微博上發起投票，要求用更嚴格的空氣質量評定標準。中國環保部門5日稱將在2016年報告PM2.5數據，但這距離今天仍很遙遠。

“這是霧還是霾？”《華爾街日報》稱，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被灌輸這樣一個觀念：這種嚴重的空氣污染只是天氣原因造成的霧。對此，大多數中國人只好權且相信，但近來中國城市居民對霧的概念似乎出現了根本性轉變。韓國《文化日報》稱，中國環保部門與美國駐華使館因北京大氣環境指數陷入“口水戰”。報導稱，隨著美國宣佈“重返亞太”，中美兩國圍繞眾多議題進行著激烈的“神經戰”，而最新的“戰場”則是北京的大氣污染程度，中國這次正在為捍衛“自尊心”而戰。

天氣原因，各種污染物在城市上空都積不散，才造成這起事件。

比倫敦大霧“名氣更大”的是美國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1943年，美國洛杉磯發生世界第一次光化學煙霧事件。1955年，光化學煙霧再次襲擊洛杉磯，400多名65歲以上老人因呼吸有毒氣體導致呼吸系統衰竭而死亡；1970年加州大範圍光化學煙霧，導致75%洛杉磯市民患上眼病。

上世紀70年代後，日本東京等也成為“霧都”。1971年，東京發生導致眾多學生中毒昏迷的嚴重光化學煙霧事件。此後十多年，東京和其他城市先後被煙霧侵襲，造成嚴重損失。有分析稱，從“霧都”在各國城市出現的軌跡來看，它和世界工業轉移軌跡一脈相承：最早進入蒸汽時代和工業化時代的英國、德國，出現第一批“霧都”；汽車文化發達的美國則成為光化學煙霧的“故鄉”；戰後日本的經濟騰飛，讓它接過“霧都”接力棒。上世紀80年代後，中國太原、廣州、武漢等大中型城市先後變得“雲山霧罩”。如今“霧都轉移”現象還在延續，智利聖地亞哥、越南胡志明市、印尼雅加達近年都出現過嚴重煙霧事件。

造成的苦果，並最終推動議會頒布世界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按照法令，在倫敦城內的電廠都必須關閉，倫敦還從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如今坐落在泰晤士河岸的泰特現代藝術展覽館的前身，就是當年被勒令關閉的電廠。到1980年，倫敦霧天由每年幾十天減少到5天。

德國環保政策研究中心專家雷德爾對《環球時報》說，大城市由於人口密集、車輛等污染源眾多，消除空氣污染非常困難，而公眾的質疑則是推動大城市“去霧都化”的最有力武器。

在美國，直到1987年才採用PM10空氣質量標準。在基本解決PM10問題之後，美國於1997年發佈PM2.5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從監測PM10過渡到監測PM2.5經歷了10年時間。儘管如此，美國人並不就此止步。

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前主席凱瑟琳·維斯普恩說，即使美國環保部門做了很多工作，公眾也會懷疑政府數據，在美國，“我為國家測空氣”的現象也存在。有些非政府組織或個人利用桶裝氣體數字計做實驗，自己監測並與政府數據做對比，並質疑政府的數字。

美國防部前助理部長約瑟夫：美國轉向亞太 無意遏制中國

亞洲重返世界事務中心是21世紀重大的權力轉移。1750年，亞洲人口約佔世界的五分之三，產出也佔全球的五分之三。到1900年，西方工業革命之後，亞洲在全球產出中所佔比例萎縮到五分之一。到2050年，亞洲將很有可能恢復到300年前的水平。

但是，美國沒有盯住那個地區，反而將本世紀頭十年浪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那個上。現在，正如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最近在一次講話中所言，美國外交政策將“轉”向東亞。

奧巴馬總統決定在澳大利亞北部一個基地部署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這是發生轉向的最初跡象。此外，11月份在夏威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推動了新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會談。這兩件事情都加強了奧巴馬向亞太地區發出的信息：美國打算繼續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轉向亞洲並不意味著世界其他地區不再重要；相反，以歐洲為例，其經濟規模和富裕程度都超出中國很多。但是，就像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多尼倫最近所言，近幾年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對恐怖主義的擔心、伊朗和朝鮮的核擴散威脅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造成了衝擊。用多尼倫的話說，“通過將這充滿活力的地區提升為我們的戰略重點，奧巴馬展現不讓我們國家這艘巨輪因此起彼伏的危機而偏離航道的決心。

奧巴馬政府還宣佈，不管國防預算辯論的結果如何，“我們都將確保維持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所需的能力”。

奧巴馬11月份的亞洲之行也向中國發出了一個信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很多中國人錯誤地認為美國正在走向沒落，覺得中國面對美國的盟友應該更加自信——尤其是在要求南中國海主權方面。奧巴馬上台後的第一年里，他的政府高度重視與中國的合作，但是中國似乎將美國的政策誤讀為軟弱的表現。

2010年7月，希拉里在河內舉行的東盟會議上談到南中國海問題。這時，奧巴馬政府採取較為強硬的路線。2011年1月份，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了華盛頓。

雖然這次訪問是成功的，但中國很多評論家抱怨說，美國試圖“遏制”中國並阻撓其和平崛起。

中國對假想的美國的遏制政策的擔心再度加深，因為希拉里堅持要求把中國與其鄰國的海洋爭端列入明年在馬尼拉舉行的東亞峰會的議程中。不過，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同於冷戰時期對蘇聯集團的遏制。那時美國和蘇聯的貿易和社會交往很有限，而現在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市場，曾經歡迎並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且其大學每年都向12.5萬名中國學生敞開大門。如果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被當作冷戰式的遏制，這種熱情似乎很不尋常。

作者：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約瑟夫·奈
摘編源自：新加坡《海峽時報》

《時代》公佈2011年 全球十大新聞

【本報訊】美國《時代》週刊雜誌8日發佈2011年全球十大新聞事件。其中阿拉伯之春、本·拉登之死、卡扎菲殞命、歐洲債務危機等重大事件都榜上有名。《時代》週刊將2011年的新聞事件分為54類進行詳細盤點，並大量配以圖片進行說明。創辦於1923年3月的《時代》週刊是美國影響最大的新聞週刊。

阿拉伯之春：一名突尼斯年輕男子在今年1月點燃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之火。突尼斯總統本·阿里下台後，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也在2月11日宣佈下台。11月27日，埃及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

擊斃本·拉登：5月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電視講話，宣佈美軍發現並擊斃本·拉登。此後，本·拉登的屍體被海葬。

三重災難：3月11日，日本東北海岸發生了災難性的海嘯和地震。9.0級地震是近代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而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危機更導致全世界對放射性污染人心惶惶。

歐洲債務危機：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經濟近崩潰邊緣，醜聞迭出卻穩坐總理寶座的貝盧斯科尼最終敗給歐洲債務危機。

卡扎菲殞命：2011年10月20日，統治了利比亞40年的卡扎菲中槍而亡，倒在了血泊中，結束了他在利比亞42年的執政生涯。他的屍體隨後在米蘇拉塔的一個肉鋪中展出。

阿拉伯之“秋”：在年初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衝擊下，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和也門總統薩利赫堅守各自名下的權力寶座。不過，薩利赫在秋天終於下台。而在敘利亞，巴沙爾至今仍抱著權力不放。

非洲飢荒：7月份，聯合國宣佈，今年的嚴重旱情，非洲每天有1000人淪為難民，龐大的難民人群讓救災工作變得極為複雜。

於特島慘案：7月22日，挪威遭受自二戰以來最大的暴力襲擊。佈雷維克32歲男子將槍口對準了於特島上的無辜普通民眾。他的極端行為引起全世界對歐洲極右翼極端主義興起的反思。

巴勒斯坦建國夢：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今年9月選擇直接呼籲聯合國承認其成員國地位，他在聯大振奮人心的演講讓巴勒斯坦人視為英雄。

印度總貪運動：因為號召絕食抗議腐敗，印度社會活動家哈扎爾於8月16日遭逮捕。哈扎爾本應被拘留7天，但他被捕後引發了群眾大規模遊行示威，政府迫於壓力將其釋放。

奧巴馬抓住歐洲說債 累積競選資本

【中評社記者黃蔚編譯報導】愈演愈烈的歐債問題讓美國領導人焦頭爛額。美國副總統拜登當晚時間週一會見希臘總理帕帕季莫斯討論債務問題，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亦赴歐洲敦促多國領導人儘快解決歐債危機，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則隔一周打一通電話到歐洲，要麼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債務，要麼和法國總統薩科齊談經濟。

紐約時報日前刊登評論文章稱，美國經濟最近有了一點起色，經濟二次探底之說漸漸平息，失業率也緩緩降低。只要歐洲經濟不再走下坡路，那麼這些積極的轉變就不會降低奧巴馬的政治實力。奧巴馬的幕僚們深知，如果歐洲經濟一蹶不振，那麼奧巴馬的再次競選之旅則凶多吉少。歐美經濟緊密相連，如果歐洲忽然大量發行貨幣，那麼美國的失業率會立馬上升，並很可能誘發再一次衰退。

所以，為了累積明年總統競選的資本，奧巴馬政府除了反覆遊說歐洲儘快解決債務之外，幾乎毫無它法。

據報導，奧巴馬身邊一位資深顧問表示，歐債問題非常影響美國人如何

看待再次競選總統的奧巴馬。正因如此，默克爾和薩科齊在誰會當先下任美國總統這一問題上，有足夠多的發言權。

文章表示，奧巴馬當前狀況非常悲慘。他在2008年當選時，曾是一個備受歐洲領導人歡迎的美國總統，但現在卻淪為連重新當選都要看別人臉色的候選人。奧巴馬承認歐洲是重振美國經濟的關鍵，但他的助手私下對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行動表示遺憾，因為他們並沒有積極應對歐債危機。奧巴馬政府官員聲稱，美國依賴歐洲復甦自己的經濟是為了美國的整體利益，而非為奧巴馬累積政治資本。

美國財長蓋特納這周再次前往歐洲討論歐債問題。他馬不停蹄地會見歐洲各國首腦、央行官員和高級經濟領袖，一面悄悄地發表表解決歐債的意見和建議，一面以重振全球經濟為由向他們施壓。

一些歐洲領導人對這樣不請自來的美式干預大為光火。法國前總統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表示：蓋特

納的訪問非常不合時宜，他不應該插手歐洲事務。蓋特納也深知敏感性，所以處理得極為小心，從不公開施壓，只是回答了少量的媒體提問。到目前為止，歐洲領導人還並未在美國的壓力面前低頭。

文章還稱，沮喪的奧巴馬政府一直在敦促歐洲各國首腦，用盡可能多的鈔票來撐起希臘、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歐洲最後肯定能找到一條強勁增長的發展道路，但目前。他們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決債務危機，”美國副國家經濟安全顧問傅洛曼(Michael Froman)說。

白宮官員表示，歐債危機不僅有可能大幅降低歐洲各國對美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更有可能導致歐洲銀行體系的崩潰，從而引發金融海嘯，而這將妨礙歐洲乃至新興市場的經濟發展。

跨過了大西洋的焦慮，加上早前對美國國內經濟復甦的過分自信，使白宮變得戰戰兢兢，即使面對一個還算不錯的好消息，他們也害怕晚些時候會演變成衰退。

文章表示，美國民主黨競選戰略家

承認，歐元的崩潰將改變美國大選的政治格局，有些人認為這將會提高總統的地位，並提高民主黨候選人的當選幾率。

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Democratic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主席、紐約州眾議員伊斯雷爾(Steve Israel)表示，如果美國經濟真的因為歐債危機而大幅衰退，參加明年總統大選的每一候選人將都將面臨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競選環境。

文章稱，也有分析師認為，奧巴馬作為現任美國總統，將是經濟危機首當其衝的問責對象。但是，一些共和黨人對此也十分焦慮。

共和黨財政顧問大衛·斯米克(David Smick)兩周前在華盛頓的一個晚宴上對該黨的戰略分析師羅夫(Karl Rove)說：“2013年哪個黨贏了總統大選，30年之內都不會再贏得總統選舉”。羅夫對此言論並沒有做任何回應。

斯米克認為，歐債危機將會使美國政府再次進行緊急救助。但其他政治分析人士認為，此舉無異於領導人在政治道路上的自我了斷。